

·世象民生·

## 内地妈妈澳门 抢购奶粉令谁汗颜

□吴杭民

近期内地游客掀起的香港抢购奶粉潮已经蔓延至澳门，澳门奶粉供应商透露，由于货源紧缺，澳门的进口奶粉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当地部分进口品牌奶粉甚至已断市。（详见本报昨日8版）

如果你还记得三聚氰胺奶粉在这几年里，数次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重出江湖，我们就不会对内地游客掀起的澳门抢购奶粉潮感到奇怪。因为，尽管大家对“问题奶粉”担惊害怕、深恶痛绝，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企业自检三聚氰胺，已是2010年版《企业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许可条件审查细则》的关键内容。如此“监管”举措，会令妈妈们在“问题奶粉”的深刻记忆中放心地给孩子们食用吗？

香港抢购奶粉潮已蔓延至澳门，原因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了安全放心。在“广州妈妈论坛”上，很多年轻母亲都在发帖约人同去澳门买洋奶粉。尽管内地各大超市也有同品牌产品，但她们的认为到港澳购买同类奶粉品质更高，而且价格也相对便宜。

内地妈妈澳门抢购奶粉，暴露的是奶粉行业质量的信任危机仍然未消。去年年底有报道说，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很多市民带着孩子赴港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们表示，与在深圳接种疫苗相比，香港的价格和药效更具吸引力，更令人感到安全——这不正是接二连三的问题疫苗的后遗症吗？

奶粉之外，下一个要去抢购的，又会是什么？内地妈妈澳门奶粉抢购潮，会不会给相关部门带来应有的反思和警醒？

·新华时评·

#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GDP增速更重要

□强勇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五年。在新年伊始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不少省份都提出GDP年均增长要超过10%，有的甚至提出让GDP五年翻番规划，多少引起人们对经济发展取向和走势的担忧。

无论是一国还是一地，要实现经济较快增长，更要牢记“好”字当头。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大指标，

GDP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经济增长的总量，但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地方在产业结构、能源消耗、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等方面的进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综合性的，GDP保持一定增长固然必要，但增速目标定得过高容易落下片面追求数字政绩的种种并发症和后遗症。在当前形势下，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还是要把精力更多放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来。

谋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摆在突出位置，更加注重GDP的构成和质量。惟其如此，才能加快实现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健康发展，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从根本上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高增长并不代表高质量和高效率，过度强调GDP的增速，容易回到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和低产出的老路，经济结构深层次的矛盾得不到真正解决。要处理好转方式、

调结构和促发展的辩证法，避免“成也GDP，败也GDP”。发展方式不转变、结构不调整，经济工作就很难做到扎实深入。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比保增长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如何摆脱唯GDP论的影响，在谋求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真正做到转变经济发展思路和方式，并完善地方政绩考核体系，是需要各地认真思考和尽快解决的重要课题。

·世相扫描·

## “见利勇为”的雷人标语说给谁听

□司马童

广东揭阳榕城区的一个宣传灯箱上，赫然写着“见利勇为，弘扬正气”八个字，当地区委宣传部一工作人员表示此事还需了解后再做答复。网友对此褒贬不一，有人称世风日下，也有人认为，加大奖励也是纠正社会风气的一种有效措施。（详见本报今日15版）

也算是“没有最雷，只有更雷”的又一实例，当宣传灯箱上出现“见利勇为，弘扬正气”的标语时，公众的确要看得目瞪口呆了——这到底是“实话实说”，抑或是现实社会的写照呢？

假如从事发之地有关部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愿望出发，或者以旁观之人“少些起哄、多些谅解”的善念来看，我们不妨就事论事，只作最低限度的解读和批评：这应该是标榜



制作落实者的疏忽大意，错将“义”字写成了“利”字。而此后的相关工作人员，又缺乏认真态度，将“层层把关”搞成了“层层过场”，结果没仔细看就挂了出去，以致贻笑大方。问题是，哪怕是最大善意的“从轻数落”，其实同样也照出了局部地区、一定范围

公职人员的“疲沓干事底牌”。

有一句话已经耳熟能详，“没有制约的权力产生腐败”。换个角度说，缺乏有效监督和考核的公职人员，同样易于形成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不想干事，甚至肆意妄为的胡乱干事。这方面，最近在南京和宁波的两场干

部教育大会上，当地领导的率性讲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宁波市委书记王辉忠在该市“思进思变思发展、创业创新创一流”的主题教育动员大会上，毫不留情地指称个别干部是“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过日子”。无独有偶，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在机关作风建设大会上，也声色俱厉地痛斥了一些干部“我就是不干事，装呆”和“把喝酒打牌当事业”的懒政恶习。

一只灯箱照出的少数公职人员“疲沓干事底牌”，或许有着太多偶然和意外。但是，这样的“底牌”倘若不经常晒一晒、治一治，小而言之，是容忍个人的不思进取，大而言之，则会对一地一区域的事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和工作阻力。所以，“要促干、先治疲”，确实是现实之需。否则，类似“见利勇为”宣传灯箱之事，非但不是独家奇闻，恐怕只会层出不穷。

### 《洪水港》·【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文 著

三年后的一天夜里，韩先人来到小园地，看见淇河岸边现出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狐仙与儿子在府前迎接。小孩已经长大，跟韩先人长得一模一样。到了家中，摆席叙谈，山珍海味，琼浆玉液，极为丰盛。全家人一直欢聚到深夜。

分别时，先人哭声不止，愿与妻子同在仙界，不回阳间。狐仙笑了笑说：“瞧你说的傻话，最美好的还是人间，仙界也有仙界的苦涩。我一家几代伺候女婿娘娘，唯恐有丝毫不周。我姑奶奶奉女娲之令下凡，毁了殷商江山，被世人唾骂。我为报恩走进您家门楼，又触犯了天条，全家被发配到甘肃戈壁滩中，终生不得再入女婿庙门。”

她对先人悄悄地说，她在阎王那儿翻阅了他的生死簿，阳寿八十有三，子孙满堂。人间的妻子申妹妹红颜薄命，只有二十三年阳寿。“我祈求阎王让我借尸还魂，阎王收下我的厚礼，答应了。他要我削去千年道行，与仙界一刀两断，签字画押，手续都办过了。切记，申妹妹死后，秘不发丧，不要白纸糊门，三天以后，我就返回人间。”

你不信？韩家的祖宗牌位上写着：

先妣申氏。家史上白纸黑字地记着她在二十三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昏迷不醒，三天后好了。先人八十三岁那年，与妻子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携手西游，走了。

小园地的四周，历来都是树木茂盛，树上飞鸟不断，树下花草连成一片，蛇、龟经常光顾。一些游僧、闲道，世外高人，常在小园地周围查看，都是嘴里喃喃不断。有人曾打听这园子有啥稀奇，他们都是摇摇头说：“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要受到上天惩罚的。”

二十三

小园地的地边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更谈不上通往仙境之路了。土地承包以后，韩世诚承包的土地正好在小园地，他的地边挨着孛牛的地。

鸡棚建在小园地，动工那天，韩家的男劳力都来了，都忙着搬砖、和泥，鸡棚几天就建成了，紧挨鸡棚的一间小房是韩振淇的办公室兼卧室。

韩振淇同小鸡一起搬到了新家。他看到小鸡在宽敞的鸡棚里三三两两散步，又有了奇想，把小鸡放在河滩上吃虫、吃草，淇河水比矿泉水还要清冽甘甜，小鸡们渴了喝河水，饿了吃蚂蚱。吃饱了，走累了，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卧在草丛中、树荫下，好一幅百鸡图。

三爷从北边走来，扛着铁锹到了王岗梁地边，停了下来，深思好久，向韩振淇走来。到了跟前说：“石头，你看，顺着河往北那个急流弯处有个梁，那是王岗修的，上边是王岗的地。我给你讲讲来历吧。”

三爷刚要开口，从远处顺河走来一帮子人，他手搭凉棚看了一阵，扶着铁锹站起来说：“我去看看。”走了两步回头说：“石头，晚上做饭多添一碗水，我给你三奶说过了，不回去了。”

来人是韩贵与几个妇女，瞧这阵势是上山烧香刚回来。

银贵小学毕业后不用考试，保送上了初中。在当时，一个中学生比现在一个大学生还金贵，毕业后国家安排工作。“老拧劲”不知道外边的天有多大，俩眼就盯着槐树庄这片天地，只知道儿子是自己的好帮手，想法设法把儿子拴在家，给他找了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人。

多少年来，银贵两口有个心病：都说是父债子还，“老拧劲”当年造下不少孽，他死后没过两年，大儿子金贵也死了。金贵没啥出息，脾气又坏，离婚后，这样的男人谁会嫁给他？倒是死后入土时，娶了个外国明星——买张外国明星画，合葬了。

父亲、哥哥都相继离世。父亲做了亏心事，哥哥从不说给父亲还债，阎王爷早早要了他的命。土地承包后，文化复兴的浪潮涌到了农村，银贵两口自称受了高人点拨，加入了善男善女的行列中。为捐款修庙，两口子把生产队分的一头牛卖了，全都捐给了庙里。天早了，人们争着排队浇地，他两口却忙着上山烧香磕头。一春天没浇水，没上一两肥料，麦苗稀稀拉拉，亩产不过两三百斤。一步撵不上，步步撵不上，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常言说，千里烧香，不如在家敬爹娘。两口子东一趟、西一趟烧香有钱，给他娘看病抓药时就没钱了。能给庙里捐上千块，从没给他娘买过一块糖，买过一件衣服。

银贵两口对敬神痴迷到了忘我的地步，三、六、九日是黄道吉日，无论天有多热，下多大的暴雨，也照上山不误。数九寒冬，滴水成冰，大雪封山，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几十里山路，清早不明就上路，晚上才能到，夜里住在山洞里，风餐露宿，何等的虔诚！

该下山了，他们顺着崎岖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了淇河岸边，大老远望去，看见一只只毛茸茸的小鸡，煞是可爱。银贵停下脚步，面对淇河，两手作揖，顿时，张嘴打哈欠，双眼流泪，神仙附体了。他厉声说：“你是槐树庄的石头不是？过来！”

韩振淇走过去说：“银贵叔，你不认识我了？”

“你不好好上学，回来喂鸡，给土地爷请示过没有？给河神请示过没有？阎王爷让你来到世上，投生到韩家，不是让你来喂鸡的，鸡怕韩（寒）、怕水，这一点你都不知道吗？”

韩振淇对银贵这些阴阳怪调的话，一时摸不着头脑，就没回答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银贵看自己的话有去无回，碰了一鼻子灰，自觉没趣，推了推鼻梁上的石头镜，扭脸走了。

二十四

秋风徐徐吹来，远处传来阵阵猫头鹰的叫声。

夜已经深了，韩家院里没有了叽叽叫的嘈杂声和呛得人喘不过气的臊气，孛牛还是睡不着，河滩上那眼瞅着见长的小鸡，从他脑子里怎么也撵不走。难道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该老大爷俩说嘴呢？原来别人说时，自己还不相信，一看，果然不假：小石头正在驯化小鸡，一吹口哨，小鸡出棚了；又一吹口哨，小鸡回棚了，小石头真成神仙了。这样下去，河滩成了他家的鸡窝了，河滩上都是他家的鸡蛋了，那非发大财不可。他爷儿们有权又有钱，说话更气粗了，那治自己更容易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深夜中他还在说梦话，“发财，发菠菜吧！财神爷不是卖给他了，月亮有圆的时候，还有不出的时候，等到传染鸡瘟的时候，他都找不着地方！”他越说越气愤，越说声音越大，吵醒了床那头的妻子，妻子烦得一脚蹬过去，只听他“哎呀”一声，再不吱声了。

日出日落，周而复始，孛牛天天夜里睡不着，夜夜做梦说胡话。一天中午，他从地里回来，一个收活鸡的人从他身边路过，他灵感大发，喊住了收鸡人：“多少钱一斤？”

收鸡人一条腿落地，一条腿搭在

在自行车大梁上，停了下来。孛牛朝车后的鸡窝里一看，有两只死鸡，屁股眼朝外翻扯着，拉着白屎——白痢疾。

孛牛露出两颗大牙笑了问：“死鸡啥价？”

“不论斤，五毛钱一只。”

“你等一下，卖给你两只活鸡，买盒烟吸。”不多时，孛牛提着一个编织袋来了。紧走几步，到了买鸡贩子跟前，压低声音说：“快走，村干部正叫人收拾你，见着你的死鸡就捶死你了。这活鸡换你两只死鸡，他们就是撵上你，你也好说。快走！”

买鸡的不知孛牛的何种用意，四两换半斤，何乐而不为？他蹬着自行车飞一般地跑了。

孛牛弯腰正往编织袋里装死鸡，被骑摩托的韩振淇看见了。他来到孛牛的身边，把孛牛吓了一跳，出了一头冷汗，站起身来拍了拍屁股气愤地说：“你干啥呢，你！”

韩振淇笑容可掬地说：“孛叔，给死鸡相面哟？我送你吧。”

“我怕死，你没听人家说，要想死得快，买辆‘一脚踢’。”孛牛把鸡装好，扛在肩上，看小昌朝着鸡棚的方向走了，冷笑着说：“快往那儿跑了，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

仲秋季节到了，那一丛丛、一片片的野蒿，由青变成了灰白；那一望无际的茅草由绿变黄，又变成深红。微风吹来，起浮荡荡，像烈火燃烧般绚烂。

(22)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3338633 13323926333